

# 赵毅衡老师

## 访谈实录



赵毅衡老师是文新学院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，他不仅有丰富的治学经验和深厚的学术造诣，而且为人虚怀若谷，对学生有教无类。《攻玉》杂志有幸邀请到赵毅衡老师做了一次访谈，内容涉及赵毅衡老师个人的学术经历，学生学术思维的培养，符号学与消费社会等多个方面。



访谈时间：2017年5月19日

访谈地点：四川大学望江校区

受访人：赵毅衡老师

采访人：吴悦茜 杨丽琪 张艺 张元元 陈国庆

「新批评并不是我『引进』的」

问：赵老师，您把新批评引入中国之后，现在主要研究符号学，这两个研究领域有什么联系，您又是怎样走向符号学研究的？

答：新批评并不是我“引进”的，30年代就进入中国了，只不过后来局势使发展中断了，再后来就变成了“资产阶级反动思想”的一部分。我的导师卞之琳先生发现我喜欢钻研理论，就对我说你把我们30年代没做下去的形式论学术工作继续做下去，从新批评开始。新批评的几位主将，包括瑞查兹、燕卜苏长期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教书，对30年代相当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有影响力，我只是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。

至于它和符号学有什么联系呢，它们都属于形式论的体系，20世纪是文学理论的世纪，而且理论溢出了文学，不只是文艺学，实际上是文化理论。现在的文学理论的书籍，三分之一是文学理论，三分之一是文化理论，还有三分之一是哲学。所谓的文学理论实际上是哲学的一部分。现在看小说的人相当少，看电影的人更多，电子文本出现了之后，看电子文的比看电影的人更多，所谓理论，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批评理论。

形式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它不是万能的。符号学，叙述学其中最大的支脉，但是形式论还有其他方面，比如风格论、体裁论等等。形式论不能解决所有的文化问题，我们文学理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。

但是，形式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，这个理论是必须要专门钻研的。实际上形式论是一个相当本质的问题。一个大河的河口，跟一张树叶，完全没有可比之处，但是它们形式等腰三角形。这就抓住了它的一个本质，这个本质的东西可以在完全不同的事物中互相切换。同样，不管是一个短篇小说的阅读，不管是一个电视剧的阅读，不管是一个所谓大河小说（多卷本长篇）都无法逃避叙述学的基

本问题。

问：您在您的书《对岸的诱惑》中说到：中国文学就是在中国文化范畴之中的文学，是不是现在的形式论使这些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就变得比较模糊了？

答：批判理论，甚至超越文化，它的边界范围之大，包括了意识的本质等等，意识并不是文化的一部分，所以它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哲学。文学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跳板，文学是一个最复杂的文本结构，文本构造，使得我们开始思考世界的构造。

问：新批评到符号学中间还是有不同的地方，它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？

答：它们都是形式论的分支，但是新批评是二十世纪形式论的起始点之一，而符号学是形式论的当代集大成者。20世纪的批判理论有几大支柱：第一个支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，第二个是现象学—存在主义—阐释学的脉络，第三个是精神分析，第四个支柱是形式论。形式论从新批评，从俄国形式主义、布拉格学派、结构主义、叙述学到后结构主义符号学，很长的发展脉络。

「学术思维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培养的」

问：您认为现在学生应该怎样培养自己的学术思维呢？

答：学术思维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培养的。学术经验，学术内容等等是可以逐渐积累，但是这种求索的精神，对问题本质的追求精神，这几乎都是自发产生的。

问：意思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好奇吗？

答：就是的，没好奇是没法生活。但是大部分人都把好奇放在心里了，不发展，不追索。要做个知识分子，就要形成好奇的习惯——遇到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，学术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问：但是有这样的疑问样转化成探索问题，中间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？

答：其实就任何问题，仔细想一想，你就知道没那么简单。比如我在课堂上就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挑战。我的写作经常受到同学挑战，许多文章副标题是“和赵毅衡商榷”，编者可能很高兴看赵毅衡老师受到挑战，我也很高兴——因为天下哪有我说的就是真理这样的事呢？像叙述学符号学这种学问，已经发展了几百年，已经多少人参与了，还有我们研究的余地吗？学问的迷人之处，就在于没解决的问题远远多于解决了的问题，任何学术都应当是这样。有些学术没什么可问的，那恐怕就不是学术了。如果认为规律一次性就解决了的话，天下学问终止于我，那还了得！你们如果发现有个老师是不让挑战的——那恐怕你们除了失望意外也没什么其他的办法了。

「符号学是文科的数学」

问：您说“符号学是文科里的数学”，那符号学和其他的人文社科学科的学习思维有什么具体的差别？

答：符号学是文科的数学是指符号学有操作性，比如上次我们谈的标出性问题，标出性问题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出来，任何地方都有二元对立，凡是有二元对立就有标出，肯定有一项处于弱势。这是意义理论的一个特点。凡是有意义，就必须遵循意义的规律。

问：意思是符号学的规律性更强吗？

答：不是，不是说规律性更强，而是可操作性更强。

问：我们之前学当代文学，学王小波，看过您写的一篇分析他的《黄金时代》，我看里面有很多图片，于是我在想符号学是文科的数学是不是可以图表化……

答：可以图表化。但是有很多图表被编辑删掉了，你们将来谁当编辑，可以创造一种新的编辑风格。（笑）“符号学是文科的数学”这句话不好，不好在哪里呢？因为它说得好像符号学只是个工具，只是方法论。我主张符号学是意义学，意义是人生存的最重要的理由。动物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找食物吃，人的大部分时间却都在寻找意义。人生活在世界上如果没有意义的话，就再不存在了。你们说人什么时候就不追寻意义了？

问：死亡的时候。

答：死亡，对。在死亡以前呢，我们哪怕晕倒了，或者疲倦了，睡眠了，也还是在寻找意义。寻找意义的机制不灵，找出来的意义就乱七八糟，人无意义的话就不能成为人。

问：那无意识的行为呢？

答：无意识行为也是（我们）头脑机能不健全的时候，在寻找意义。是人就有意识，他就要寻找意义。寻找意义是一个基础，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就不叫人了。人和动物相当大的区别，不是动物不寻找意义，而是动物绝大部分时间在寻找食物。寻找食物占用了它最大的精力，人是逐渐进化成人的，原始人也是在不断地寻找食物。

问：但是老师，我们寻找的意义本身不也是一种符号吗？

答：意义就是符号，符号就是意义。

问：寻找意义，就是从一个符号生发出另外一个符号，就相当于一个介于物质和意义之间的中间地带的东西。

答：你就说对了，所谓意义就是意识和世界之间的联系。这之间也包括其他的符号。

问：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，从一个符号到另外一个符号，这是一个过程，但是它们的终点又在哪儿呢？

答：没有终点，这个问题在符号学上叫做无限延义，可以拿出来专门探讨。符号学是充分人文化

的。现在符号学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人工智能。人工智能把人类的意义活动能够推进到何种地步，推进到何种地步是可以逐渐知道的，今后能推进到何种地步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这个问题叫做符号升级。

什么叫做符号升级？比如有个民间故事说，情人相会的时候有喜鹊来搭桥。然后你就开始写一首鹊桥诗，画一个鹊桥画，电影中出现真的用喜鹊搭起一座桥。你就用典故：何来鹊桥慰相思？逐渐逐渐离得更远，这就是符号升级。人工智能他就能自己学习，能够利用现有资料累加，自己完成自己的升级。比如我们现在说 AlphaGo 最大的弱点是不能判断对方的表情——对方失去耐心了我可以进攻得更有侵略性；如果对方还是从容悠闲的话，你就要谨慎。为什么打仗一定要人指挥？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各种各样随机的判断，它不是机械的计算。

问：一些说法说符号学无所不包，这个您同意吗？

答：不同意。任何东西都靠意义，人文学科，社会科学，甚至科学、技术也靠意义，但是很多符号学没有起到太大作用。比如地震预报，符号学对它能起的作用太少。符号学无所不包说的可能是都是意义。比如说医生，医生不断在寻找符号，各种症状，病症，最早的符号学就是病症学，但是你要跟医生讲符号学就没必要，专业知识不一样。

「整个现代或者后现代的消费社会是建立在符号上的」

问：现在在符号学在商业领域应用的比较多，像视觉设计、广告。您认为符号学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和学术研究矛盾吗？

答：恰恰相反。整个现代或者后现代的消费社会是建立在符号上的。不然的话，农贸市场就行了，农贸市场几乎是最低价，整个商业运转靠符号加价，没有符号没有品牌的话整个世界金融就完蛋了。

问：所以品牌是一个认知的问题？

答：不是，附加意义。我们如果要御寒，夏天披一张叶子就行了。我们要超出这个条件的话，所有的东西都是附加的。早期人类生活中符号是比较稀有的，孔子提出来的礼仪的问题，这时候他已经感觉到符号很重要了。孔子之前为什么没有人提出来呢？因为孔子的时代中国文明已经成熟了。

「我看到一条『萤火虫』  
群走过去」

问：您在美国生活了十年，又在欧洲生活了二十年，曾经说“美国比欧洲后现代，中国不如欧洲现代，却比美国更后现代。”您现在还这样认为么？

答：这个是俏皮话。但是现在我有更明确的证据。中国年轻人的无货币生活，日本人和美国人觉得他们好落后。以前用录像带的时候，中国还不发达，那个时候印度比中国多，印度发展比中国好，所以好多人家家里积了好多录像带。那么，正因为中国带少，后来 VCD 进入中国就比较快，印度因为那么多东西无法抛弃就比较缓。这就是跳跃式前进，你前一个环节做得不够好，后一个环节可能做得更好。这叫蛙跳。（笑）

问：您是 05 年回国的，微博是 09 年出现的，微信是 11 年出现的，您现在回国十多年了，您见证了社交网络的全民化，您对当下的这种泛文化，传统文化的变革——新儒学，甚至近期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越来越严重，还有时兴的网络文化怎么看？

答：你问的问题太多了。（笑）就说我对网络文化怎么看，我有一个很痛苦的想法，说出来不怕你们笑，我反正最后要落后的，索性现在就落后了，所以我有微信，但是我不想看。因为看到无数个人在看微信，有点痴呆相。我有一次在某一个楼上，正好是学校下课的时间，学生都已经出来了，那会儿是晚上，我就看到一条“萤火虫”群走过去，很震撼。

「多一个学生就多一种可能性，  
我们的课题永远做不完」

问：您旅居国外三十年，然后回到川大带了一个团队，现在这个团队您满意吗？

答：我当然满意啊，实际上学生团队是我一生最得意的成果。

问：您今后这个团队主要的搭建方向是什么？就是您带的这个符号学团队主要向一个什么方向发展比较理想呢？

答：有几个主攻方向，我们一开始就把符号学定位在传媒，虽然我本人是文学理论出身。在其他学科，比如文艺学，符号学只是可用方法之一，并不一定要有，可以有别的方法。对传播来说，非用符号学不可。可以用现象学来做艺术评论，可能或许比符号学还做得好点，但是你很难用现象学来做传播研究。因为传播就是处理意义如何传播的。它实际上是符号学应有的领域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创立了一个传播符号学派。第二个创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。马克思主义长青，但是长青呢到这个时候发出新芽，长出新叶，长出新花。第三个方向是中国传统符号学，中国传统符号学呢，从《易经》到先秦的名学、墨学，我们特别注重汉代，因为风水、阴阳、术数、河图洛书啊这些东西都在汉代出现，汉代是符号学的一个兴盛时期，到唐代是佛教、禅宗。传播、马克思主义、中国古典遗产，这是我们研究所主要的方向。然后我们还有第四方面，是哲学化，不然的话符号学就永远是一个方法论，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哲学。哲学解决什么问题？解决生存的最基本的问题。人的生存相当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获取意义。意义和人的生存连接在一道，而并不只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个方法，是我们存在创造世界的一个方法。这四个方向就够我们忙的，所以我每年的学生就不嫌多，多一个学生就多一种可能性，多一个可以发展的新方向。我们的课题永远做不完，做到现在永远有新的课题要做。

「文学在我们文化中的地  
位在降低」

问：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学习中文，对现在这个社会来说比较无用，您怎么看呢？

答：这个话应当来说是有一定根据的。我在英国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，我教叙述学，用的是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，普鲁斯特的作品。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英译本特别漂亮，在英国教叙述学，用它做蓝本也是可以的。到后来逐渐发现学生没读，我说我们总得谈一个大家都读过的书，要不然讲故事就得花好长时间。学生们一致建议用《Harry Potter》，使我非常惊奇。文学原来是文化的核心文本，中国古人文化最高的成就是诗词赋。哪怕你是宰相，竟然写不出一首诗，就太丢脸。到后来五四以后，我们受西方的影响，把俗文学变成了文化的核心文本，

就像把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这些变成核心文本。现在问题是这样，哪怕是最好的作家，作品学生都没有读。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，要教叙述学，最好转到电影上来。

说句大家可能不太高兴的话，文学在我们文化中的地位在降低。不仅是中国的问题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都是这样子。俄国可能好点，俄国人喜欢读书，英国人也喜欢读书，英国地铁上很多人拿着一本书，正好放在衣袋里的书。中国尽读手机，看来要建立一个手机叙述学。

问：所以批评是为读者的一种写作吗？

答：批评是为读者吗？实际上是一种双方对等的智力游戏。作家用一种方式玩你的一种游戏，我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玩另外一种游戏。所以，最好的批评应该来说是独立有价值的，有独立的文学价值。我读莎士比亚是我的灵魂在冒险。

责任编辑：徐露